

## 父亲心中党旗红

□刘希

爷爷是个犟老头,虽说是国家干部,但思想一点都不开放,十年前,他就备了一口上好的棺木,以备百年之后使用。前几年,他又嫌棺木小,不够大气,又花高价置办了一口,尽管国家有规定,离休干部要是火葬可以补丧葬费,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可爷爷却经常跟他的子女交待,要是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土葬。

爷爷有二男二女,都在农村,我父亲是长子,唯他是个共产党员,国土局的小干部,说实话,父亲很希望爷爷火葬,他经常说:现在土地资源多缺乏啊!土葬至少要占三分地,三分地一直使用那可得多多少少粮食啊。爷爷看中的那块地,离我家不远,是一个五保户王爷爷的一块上好的土地。四面空旷,阳光充足,王爷爷一年四季栽种着各种蔬菜,拿去换个小钱。

爷爷长期住在我家里,因此,爷爷的想法我

是熟记于心,他铁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犟得十头牛也拉不回。我跟他试探,王爷爷的地不好,用咱家的地吧,叔叔姑姑都有地啊,还不够你挑选的?爷爷却气冲冲地对我吼:“你懂什么叫风水宝地,那块地,我就看上了。咋的,叫你爸去想办法。”

父亲每次听爷爷唠叨,都极有耐心,毕恭毕敬的样子,很是专注,这让爷爷也放了心。多少次,我听母亲在背地里哀声叹气,犟老爷子,你整你儿子啊,老王无儿无母,就靠那块地种点菜,卖点钱,他一个人生活多不容易,你儿子怎么忍心呢。

父亲劝解了多次依旧没有效果,后来干脆答应得很爽快,行,好的。

爷爷去时毫无征兆的,突然之间就走了。缓过神后,父亲突然下了决心,自作主张将爷爷拉去火化,并拍着胸脯说所有责任他承担。二伯、三姑意见很大,有好长时间都怨父亲,不怎么来

往。村里人都说,父亲见钱眼开,置老爷子的遗愿于不顾。没有人知道,原来准备给爷爷的丧葬费,父亲全部捐给了贵州希望小学。

我常常在夜里,看见父亲抱着爷爷的骨灰盒,泣不成声:“爸,对不起,我违背了您的意愿,可您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曾在党旗前直过誓的,现在的土地多金贵啊,土地是人的命根啊。那块地,是老王生活的依托,是他的希望,您小时候不是教我做个爱国爱党爱人民的人吗?那么,就请原谅儿子的不孝吧?”

在父亲的泪光里,我隐隐地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与使命,无私奉献,以国为重。父亲那颗永远跳动的红心,是跟党的利益贴得最紧的。我也相信,爷爷一定会原谅父亲的行为,因为,父亲心中党旗红,那党旗,红得那么耀眼,值得我们用心灵去守护。

## 感谢我的好同学

□杨精明



我家住在怀宁农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虽然家境不好,按照老祖宗留下的“耕读传家”的遗训,还是想方设法把我送去念书。由于学习上勤奋刻苦,从私塾、小学到初中都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免费奖励。不幸的是,父亲1948年病故,1949年家乡又发大水,家里欠了很多债,父亲睡的棺材还是借的,我只好辍学在家跟着叔父种田,编芦席,日夜苦干,度过了荒年,还清了债务。1951年,我参加家乡土改并为代笔组成员。土改结束后我产生了求学的愿望,但身居农村,得不到外界信息,心里非常苦闷。

1951年底,一个偶然机会,我遇上了小时候在一起念书的杨培生,他已在安庆会计学校上学。在交谈中我讲到了想上学的念头。他说:安庆会计学校1952年初可能招春季插班生,等确定后他来告诉我。约两周后,他从安庆步行40多里路来到我家,说安庆会计学校已确定招春季班学生。离考试只有十多天时间,我随即抓紧时间复习迎考。考试一周后,我去学校望榜,荣幸地被录取了,我兴奋不已,从此又走上了求学之路。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一入学就勤奋刻苦地学习,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并被学校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1954年从学校毕业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后,一直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次立功受奖。后来与同班同学邓文华结伴,共同奋进在革命征途上,并育有三个子女。恢复高考后,孩子们都先后考上了大学,并分配在较理想的工作单位。现在三个孙辈两个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小的还在合肥一中上学。我和老伴都80多岁了,在安度晚年。能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首先要归功于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同时也感谢我的老同学杨培生及时为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 不贪婪,你才有时间幸福

□豆宏庆

星期天的早晨,锻炼完后,顺便去买早点。人民医院门前的鸡蛋灌饼一直是儿子的最爱。

摊子前,早排了一长串的队。卖饼子的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穿着干净的白大褂,手脚麻利地打蛋、烙饼,一气呵成。好一会才轮到我,便顺口说:“早上什么时候收摊,好几次来都没买到。”女的抬头一笑说:“一般是九点。”“收这么早!生意这么好,应该多卖一会。”“好大哥哩,世上的钱挣不完,够过日子就行哩。”一边忙乎的男子接着说:“回去歇歇,下午还得准备明早的东西哩。”“噢,这倒怪了,别人夫妻都忙着挣钱哩,你倒看得开。”“那不行,我们还得留时间逛公园、看电影哩,不能把生命都浪费在挣钱上!”女人抬头,又绽放了一个灿烂的笑。

我心里却忽地一惊,觉得这个普通的女人,应该是能读懂“老庄”的人,知道淡然,知道生命中最珍贵的是享受生活,追逐幸福,而不是被生活所奴役。

记得香港的蔡澜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在新加坡观光时,发现一个老者在河边钓小鱼,而不远的地方却是大鱼成群。于是他告诉老头,应去钓大鱼。谁知道老者淡淡一笑说:“我是在钓早餐,要那么干干什么!”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含着禅意。也喜欢那个躺在河边懒洋洋晒太阳的穷渔夫。当富翁告诉他,只有多打鱼,挣大钱后,才配享受这般待遇时,渔夫却说不需要,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这种幸福。

知足常乐,古今一理。尘世中,许多东西都看似珍贵,其实都只不过是不足轻重的附属品。一个人,醒时一间屋,睡时三尺床,其他都是惹“心”动的尘埃,要获得幸福,就得时时拂尘埃,洗净一片心。

欲望是一不小心就会疯长的野草,只有懂得节制,明白舍得的人,才能保持一颗简单明净的心,就像那对小夫妇,懂得满足,活的简单,脸上才不会染上烟火色,有的是干净而明亮的快乐。

## 我的领导老丁勾

□施光华

提起丁宪松真名,职工有些淡忘,可说到老丁勾,全厂几乎无人不晓并竖起大拇指。化工生产24小时不能停,老丁是维修车间主任,上下都有“求”于他,香饽饽,他也乐于奉献。久而久之,人们图顺口好记也就这么称呼他,老丁也欣然接受。

上世纪80年代,会议室里通常张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字样的标语,老丁的领导艺术就符合这些内容。维修车间负责全厂百余台大中型设备和釜类防腐及数千米金属塑料管道等维修任务,人员多达百余人,技术雄厚,各类工种达数十种。老丁硬是将他们打造成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职工队伍,切实保障了厂内正常生产,维修车间每年都受到厂里嘉奖。

老丁是复员军人,部队的扎实作风培养他以身作则、关怀职工、帮助病残、培养人才和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的高尚风格。全车间职工都打心眼里佩服他,尊重他,努力工作多做奉献。不少人当上了先进生产(工作)者,有的甚至当上了标兵,入了党,提了干。

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节假日,更无双休日。即使逢年过节和星期天,老丁基本上与平日一样,不是在车间就是在维修现场。每逢遇到疑难维修项目时,生产车间领导和工人们都会说:“只要老丁勾来了,一切都好办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厂里计划聘请外单位再安装一台大型锅炉扩大生产。老丁知道后召开全车间技术人员和工段班组骨干会议,决定向厂里申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安装。申请获批后,在近一年时间里,老丁带领大伙除正常维修外,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战严寒顶酷暑,奋战在安装现场。在经历和克服了许多困难险阻后,终于圆满地完成了锅炉安装任务并一次性试车成功,为化工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

岁月匆匆,弹指一挥间。我因工作需要早就调离维修车间。后来老丁退休了,再后来病故了。现在合肥打造东部新中心,化工厂也首当其冲被拆除了,但丁主任那可敬可亲的音容笑貌,却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久久不能忘怀。

###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迷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